

曾文正公全集

六

新式
標點
十八家詩鈔卷二

杜工部五古下九十五首

杜鵑

自此以下殿武卒後公去成都至戎州渝州忠州暨寓居雲安夔州之詩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瞋。一作喧，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一作又知恩。聖賢古一作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閒，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黃鶴本載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愴惻而崩此詩感是而作錢箋以是說爲然國藩按望帝禪位於開明而自隱於西山與明皇幸蜀而內禪於肅宗其事略同此詩及杜鵑行皆爲上皇而作殆近之矣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墜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蔥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錢箋永泰元年閏十月邵英又爲崔岷所殺蜀中大亂大曆元年二月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舍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棲泊雲安縣，涪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一作戰一作再來，衰年得無足。一作得弱足一作弱無足。死爲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客堂敍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鷄一作雞紛未稀，傲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鮑作修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尙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石硯詩

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一作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一作日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一作展輕幔鉤簾宿鸞起，丸藥流鸚鵡。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人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迹非隱。細人尙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

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一作長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葷；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

三韻二首

黃鶴注：此詩刺廣德永泰間朝士之趨附元載魚朝恩者。

高馬勿唾，一作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烈，一作列；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鄭典設自施州歸

唐書：施州清江郡，屬黔中道。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所出，一作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一作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則純樸，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敕廚倍常羞，杯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賞一作當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森疏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求一作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一作借音迹○以上敘鄭自施州歸以下敘公亦思南行也。北風吹癘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一作寒嶠穿羅鷓。暮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跎厄。

柴門

孤一作泛舟登漢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哈呀；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

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鑿」。「鑿」一蕭颯灑秋色，氛一作氣昏霾日車。峽一作硤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巨渠決太古，衆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一作處身一作性。不願一作欲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一作賤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蒿遮。石亂上雲氣，杉清習作青延月一作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百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習作嘯見我顏色溫。竝坐石下堂，一云堂下石一云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嗔死，汗跡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云流涕。濺我裳，悲氣排帝關。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但媿識瑀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驢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雷

大旱山岳燠，密雲復無雨。一云覆如闌。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尪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一云數至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喝腸胃融，汗滋衣裳污。一云腐。吾衰尤拙計，一云計拙。失望築場圃。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一作蛇，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魍魎泣，崩凍風陰吁；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一。
作太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燄作河棹一作濤騰，一作勝煙柱勢欲焚崑崙；
光瀾灞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一云吼爭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一作只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譏，憑此近焚侮；薄關長
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

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未；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匱，筋力蘇摧折。閉目踰
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憾雨師，健步聞一作供旱魃。園蔬抱金玉，無以便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一作經衰歇。前
聖有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迴幹。灑落唯青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雁，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
霜露凍階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一作及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
緲安可越，高人煉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迹頗疏，歡娛會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剪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
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歛思以下八句蓋公同思少年詩清秋射獵之樂公他日有詩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臺上冬獵肯
丘旁者也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一作仙意，一作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何必
秋遂通。亭亭新妝立，龍駕具會空；一作穹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
房櫳。曝衣徧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一作綴瓜果中。初筵裊重露，日出甘所終；一作從嗟汝未嫁女，乘

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一云勿替丈夫雄。○末句不可解。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暑一作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一作大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邱。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頭。載聞大易義。諷興一作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驊騮。短章達我心。理爲一云待識者籌。空牀難暗投云者謂蝮蛇出於牀間不敢於暮時投身寢臥也而執燭入室又惡其炎熱種種可憎况心懷故鄉乎公詩拙處往往如此不可學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乃茲煩見示。滿目一淒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閒。溟泮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楊監又出畫鷹十一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一作尙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多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閒。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是翻一作飛韝上。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曳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爲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一云夕當念居者思。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聞顏喜名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一作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李十五之父當有名位於時故以韋賢庚吾比之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沂公制方隅，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一作金掌露一作金瓶掌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游雖云久，主要陳作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顛頊愧倚薄。毛髮具自和，一作私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歟有託。歛頰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離或作瀾瀾木杪一作梢猿，翻隨山顛鶴。用刊作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一作亦已昨卽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一作錯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爲將暮年，愛世心力弱。

課伐木并序

課隸人伯夷幸一作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季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伊仗一作杖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若特爪牙之利，必昏黑橙晉作橙一作

澹突。夔人屋壁，列一作例樹白菊，一作菊。錢爲牆實，以竹示式，邊爲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客憂一作齒。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噫息已作詩示宗武，一作文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一作童。僕清晨飯其腹，一作厨。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尙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吳本作穉。委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一云杖。一云材。苦一云若。虛竹空荒咆，熊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蠶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熟，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作資。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一作窮。老。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沉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及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蔕除，仍看小童一作兒抱。東陵一作溪。迹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信行遠修水筒

信行隸人名

汝性不如董，清靜僕夫內。秉心識本一作根。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曠驚禾餐，一作食。貌亦媿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暇將軍蓋。高麗本作佩。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

於雪，勸人投此。一作比珠，願隨金駮，裹走置錦屠蘇。又作屬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一云枕大江。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一作明見溪伴，一作呼芊芊炯翠羽。剡剡生一作向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一作鑿傳一作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催宗文樹雞柵

宗文公長子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鬪。驅趁制不禁，呼喧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一作增，晉作帽赤幘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晉作閒散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晉作未歸，問兒所爲迹。織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稀閒可一作苦突過，芻瓜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一作知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一作及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園官送菜

並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苴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一作送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苴刺如鍼，馬齒葉亦繁。青精嘉蔬色，埋沒在晉作自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苴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爲態何喧喧。又

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經器一作氣物內，永掛蠹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哇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熟所嬰，清旭一作日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嶇。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疏襟；潛鱗恨水一作川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櫛徧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驅豎子摘蒼耳

爾雅注卷耳或曰蒼耳形似鼠耳其形如盤

江上秋已分，林一作村中瘴猶劇；哇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獨不獨一作猶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兒童且時摘。一云童僕先時摘侵星疑當作侵晨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放筐亭一作當午際，洗剝相蒙蔽。登牀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閒，依稀橘一作木奴迹。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摺縵，除草置岸旁。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去聲動莫當；一云紛遊場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提防；督領不無人，提攜一作挈頗在綱。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尙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阻雨不得西歸甘林補注甘林即漢西果園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霧。欲歸灑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圻，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一作倚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襟。焉得一作能輟雨一作雨足，杖藜出嶠嶽。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晦菴作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一一作山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溼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雨二首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浴。佳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掛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一作冠蓋復幾許。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迴風起清曙，一作曉萬象萋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河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荆門船，有士荷矛戟。南防草鎮慘，霑溼赴遠役。羣盜下辟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適。漁艇息一作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晚登灑上堂

故躋灑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壟。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

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槁。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一。云北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薜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遊水自朝宗，鎮名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一作北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馬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况乃懷舊一作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塋，纍纍家相當。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游，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地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鍼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疇羸愁應接，俄頃恐違一作危。迂浮俗何萬端，幽人有獨吳作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一云或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荳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

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霽而至；潺潺石間溜，汨汨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皆一作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聞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一云載忘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吳若本注峽內無井取江水喫

種蒿苳 並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蒿苳，向二句矣。而苳不甲坼。伊人一作爲野苳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輾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一作也，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歛奔命，師伯集所使。指麾赤白日，頌洞青光一作雲色起；雨聲先已晉作以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苳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閒，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苳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爲恥；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苳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云及歸在茅屋，旁舍未曾曠。老病忌一作恐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一作日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溼，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一作曉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以上敘散病種秋菜之事以下書觸目也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翻垂，搥傷已露一作及筋一步再流血，尙經一作驚繪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

八哀詩 並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高麗人

司空出東夷，童穉刷勁鬪。追隨燕薊意，穎銳一作脫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管作氣。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閒。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錢箋拔石堡。城除石金吾衛將軍，十二載輸征。九曲思禮後期引欲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卻喚何物。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鸞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沈靜，肅肅晉作蕭蕭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錢箋安祿山事跡輸至關津驛火拔歸仁帥諸將叩馬請降祿山輸欲下馬遂以毛繩於馬腹連縛其脚控轡出驛輸怒握鞭自築其喉又被奪鞭擄馬就乾祐送於洛陽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一作逼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錢箋潼關失守西赴行在思禮與呂崇實李承光引於潼下黃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効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實新書云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効遂獨斬承光安祿山事跡十六日玄宗幸蜀十七日至金城宿是夜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杜鎔舊新二書記思禮露下被釋與公詩合而通鑑載思禮自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即授節度使恐當有誤際會清河公，開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一云飛雪中。熊虎互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錢箋靈宇記景龍四年送金城公主至始平縣因改爲金城至德二載復爲興平思禮爲關內節度使鎮此黃鶴以爲河西之金城謬矣詔鎮雄所搃，禁暴清一作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

哭廟後，復領太原役。錢箋從廣平王收西京領兵先入清宮選兵部尙書靈國公李光弼鎮河陽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貯軍

纒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相惟思禮而已 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

一作空 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閒，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蘭績。一作豈 嗟嗟晉作諾，諾鄧大夫，士卒終倒戟。錢鏐思禮薨，嘗崇嗣代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思禮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以鎮撫綱紀爲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軍衆憤怒遂殺景山。

故司徒李公光弼 廣德二年七月卒

司徒李公光弼 廣德二年七月卒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錢鏐歙山之亂，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于儀，儀薦光弼堪

當關，寄以光弼爲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瀛州失守，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史思明等四僞帥率衆十萬餘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

其意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胡一作獫 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一作多 蘇，黎首見

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錢鏐思明殺慶緒，卽僞位，破洛陽，光弼率軍赴河陽，大破賊衆，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收

懷州，思明來救，逆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遂拔懷州，生擒安太清，周榮楊希文等，送於闕下，進爵臨淮郡王，顏魯公神道碑，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

將周擊悉河北之衆，萃於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於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聽其虛而大破擊軍，擒其大將徐瑛，玉

擊僅以身免，思明心悸，氣索，烟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一

云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錢鏐談賓錄，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陽府，尙衡殷仲卿相攻於

襄，耶來瑛族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自河中入朝，復拜太尉，出鎮臨淮，至徐州，史朝義是退走，田神功還歸河南，尙衡殷仲卿來瑛皆懼其威

名，相繼赴闕吐蕃犯都，上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初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

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恥成疾，薨於徐州，神道碑還趣徐州，因召田神功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昔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

諫於其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岫犄角而擊之，賊遂之一戰而走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中都，屬痼疾增

劇，公知不起，使使齎表奉辭，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官舍，將吏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千里初安，帖青蠅

紛一作徒 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

晉作歎 英姿，惻愴槐里接。錢箋長安志槐里故城即大邱城在興平縣東南一十里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隨者也神道碑誌公於富平縣先營之東銘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漢武帝墓在槐里之茂陵衛青霍去病去茂陵不三里光弼葬在馮翊猶衛霍之接近槐里故曰惻愴槐里接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巖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永泰元年卒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

一云氏

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尙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

一作乘輿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武自劍閣受玄宗之命講肅宗於靈武亦與房瑄張鎰相同 寂寞雲臺仗，飄飄

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一作見 忠臣氣不一作未 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

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一作至 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一

作市 尙書無履歷，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

延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 一作書 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

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 一作獲 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沈沈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

貞。飛旆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無 舊本作虛爲時本作虛橫橫字蓋自况也 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 天寶九年卒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寒外，一作寒夜 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畢見羣臣。

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 一作退 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

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 一作人 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